

联合国

大会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A/47/666
S/24809
17 November 1992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四十七届会议
议程项目97(c)

安全理事会
第四十七年

人权问题：人权情况和特别报告员和代表的报告

前南斯拉夫境内的人权情况

秘书长的说明

秘书长谨按照人权委员会1992年8月14日第1992/S-1/1号决议第15段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2年8月18日第1992/305号决定向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成员转交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塔德乌什·马佐维耶茨基先生关于前南斯拉夫境内人权情况的报告(见附件)。

92-69703 201192 201192

221192

附 件

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塔德乌什·马佐维耶茨基先生
按照委员会第1992/S-1/1号决议第15段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第1992/305号决定提出的关于前南斯拉夫境内
人权情况的报告

目 录

	段 次	页 次
一、导 言	1 - 7	4
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	8 - 60	5
A. 种族情况	8 - 27	5
1. 一般性意见	8 - 16	5
2. 塞尔维亚控制地区内的情况	17 - 20	7
3. 政府和/或波斯尼亚克罗地亚控制地区内情况	21 - 25	10
4. 毁坏宗教场址和强奸作为种族清洗的特征	26 - 27	12
B. 恣意扣留和虐待囚犯	28 - 39	13
1. 塞尔维亚控制地区内情况	28 - 35	13
2. 政府和/或波斯尼亚克罗地亚控制地区内的情况 ...	36 - 39	15
C. 其他战争罪行	40 - 47	16
D. 人道主义危机	48 - 60	18
三、克罗地亚	61 - 87	22
A. 联合国保护区(联保区)	77	25
B. 联保南区	78 - 81	26

目 录(续)

	<u>段 次</u>	<u>页 次</u>
C. 联保西区和北区	82	27
D. 联保东区	83 - 87	27
四、塞尔维亚	88 - 128	28
A. 科索沃	99 - 114	30
B. 桑扎克	115 - 119	34
C. 伏伊伏丁那	120 - 128	35
五、结 论	129 - 148	38
A. 违反法律义务和其他承诺	129 - 133	38
B. 结论和建议	134 - 148	39

一、 导 言

1.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正在发生大规模、有计划地侵犯人权的事件。在前南斯拉夫其他地区,国际公认的人权标准也正遭到违反。这种违反的性质影响到特别报告员执行人权委员会赋予他的任务的方式。该任务是国际社会面对南斯拉夫危机所作反应的一部分。应该指出,这一前所未有的任务是人权委员会在1992年8月召开历史性的第一届特别会议规定的,目的在提供关于这些领土人权情况的可靠资料,以便据以提出建议,有效防止侵犯人权和战争罪行。载有该项任务的人权委员会1992年8月14日第1992/S-1/1号决议还请特别报告员与所有联合国机构和其他国际组织密切合作,继续不断地执行任务。

2. 执行任务的方式必须具有具体而立即的效果。因此,执行任务不能只限于编写报告,列出侵犯人权的事件清单和列举向联合国各机构表示的意见。特别报告员认为,应该根据他的任务迅速采取具体措施,帮助在水深火热中人权遭到侵犯的人民。

3. 特别报告员自1992年8月14日接受任务以来,已两次访问前南斯拉夫领土,向人权委员会提出两份报告。^a这两份报告也已提交安全理事会(A/47/418-S/24516和A/47/635-S/24766)。本文件是特别报告员的第三份报告,同前两份一样,主要讨论目前需要优先注意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情况。不过,特别报告员也注意到联合国保护部队(联保部队)保护区、Kosovo、Sandzak 和 Vojvodina的侵犯人权事件以及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全境的一般情况。特别报告员还打算在人权委员会下届会议前访问马其顿和斯洛文尼亚,然后向委员会提出报告。

4. 特别报告员1992年8月21日至26日第一次访问前南斯拉夫时,同行的有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主席Louis Joinet 先生和审判外、即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 Bacre W. Ndiaye 先生,因为当时只有他们两位能够应邀参加。在1992年10月12日至22日第二次访问时,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 Peter Kooijmans 先生和关于国内流离失所人口的秘书长代表 Francis Deng 先生也加入了访问团。这样的组成使他们

能够分成几个组同时进行工作,尽可能地访问有关地点。访问团里还有法医专家 Clyde Snow 博士和医学专家 Jack Geiger 博士,以及联合国人权中心的实务工作人员和数名联合国口译员。

5. 特别报告员在编写本报告时参考了在两次访问前和访问时收到的材料。各国政府、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来源、以及人权受害人和证人提供的文件数目相当大。大赦国际、赫尔辛基观察和其他人权组织提出了证据确凿的报告。特别报告员希望,一旦他属下的所有的工作人员(包括那些将派驻该地区的人员)展开工作,就可以更全面而有系统地评价所有这些源源不绝的资料。

6. 本报告的内容主要根据特别报告员及其代表团直接从可靠证人或公正可信来源收到的资料。冲突当事方以及非政府来源和国际新闻界也提出了许多指控。其中一些指控看来是真的,将来必然证明确有其事。可是,也有一大堆假消息、谣言和宣传,经不起客观的国际监察员的查证。散布这种虚假的消息只会丑化敌人,加深受迫害情结,替种族仇恨火上加油,使冲突拖延得不到解决。因此,特别报告员认为,不应该宣扬这种指控,除非从直接证人处收到可靠的证据,或者从联保部队、欧洲共同体和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等负责监测人权状况的公正国际机构收到可靠的证据。

7. 对于联合国各机构以及其他积极参加人权工作的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提供的合作,特别报告员表示感谢。他特别要感谢联保部队提供的后勤支助,否则他不可能到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这么多地方访问。他希望今后能进一步加强这种合作,以便更有效地监测人权情况,加强防止侵犯人权事件发生的能力。

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

A. 种族情况

1. 一般性意见

8. 1992年3、4月发生这场人权紧急形势以来种族清洗是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引起绝大多数违反人权事件的直接原因。

9. 种族清洗 一词是指对某一块领土实行控制的种族群体消灭其他种族群体

的成员。为达此目的采用了多种方法,如威胁、骚扰和恫吓;向住家、商店和商业场所射击或使用爆炸物;摧毁宗教活动场所和文化机构;用武力强迫居民转移或迁移;即审即决;犯下旨在居民中造成恐怖的暴行,如酷刑、强奸、分尸;轰击居民点。

10. 随着种族清洗而进行的则往往是没收被迫离去者的财产,包括住房、农场和农具。有些地区将住房和农场房舍全部推倒,以免有人再返回来。离去往往要经过艰苦而长途跋涉,路途中流离失所的人们被有步骤地掠去他们的积蓄、珠宝和其他个人财产,受到殴打和强奸,无住无食。在许多情况下,逃难的人们被迫穿过武装冲突区。

11. 塞尔维亚族控制地区为实现种族清洗而采用的许多非人道作法在政府控制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地区以及所谓“黑波克罗地亚共同体”地区也发生了。”根据目前所能得到的最佳资料,政府控制区内同种族清洗有关的违反人权事件并不是有步骤地进行的,虽然发生了违反事件,必须受到强烈谴责,但看来还没有形成蓄意清洗该地区塞尔维亚人的运动。在“黑波克罗地亚共同体”控制地区,多少有点蓄意逼走塞尔维亚人的证据。不过总起来看,采用的措施范围有限,也不象塞尔维亚控制区那样有步骤。

12. 虽然没有准确的数字,但是从塞尔维亚控制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地区外逃的克罗地亚和穆斯林难民比来自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塞尔维亚难民和流离失所者要多出三、四倍。塞尔维亚所占领土上较普遍出现种族清洗现象,无疑同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分子制定和奉行的政策目标有关,即确保塞尔维亚控制有大量塞尔维亚人聚居的所有领土,包括因后勤和军事原因而与之相融合的毗邻领土。应当指出,种族清洗并不是只发生在塞尔维亚占多数的地区。在受塞尔维亚种族清洗影响最大的一些城市中,如普里耶多尔,穆斯林和克罗地亚人占多数。

13. 这种情况使得担忧最终目的可能是将塞尔维亚占据的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地区并入“大塞尔维亚”的变得可信了。不论这种忧虑是否有道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克罗地亚)实际塞尔维亚当局拒不并入塞尔维亚人将是少数的多种族国家而自称有权自治则是人可共知的。从主张凡塞尔维亚人居住的地区均由塞尔维亚控制到将非塞尔维亚居民从这些地区驱赶出去只有一步之差。克罗地

亚民族主义分子对这种极端的立场也负有一份责任,他们歧视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居民,增加了塞尔维亚人的忧虑,促进了他们的极端民族主义立场。

14. 促成塞尔维亚控制地区大规模种族清洗的另一个因素是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穆斯林居民手中持有的武器极不平衡。1991年,新独立的克罗地亚同南斯拉夫国防军以及克罗地亚境内的塞尔维亚非正规部队之间爆发了战争。当时还是南斯拉夫一部分波斯尼亚境内的穆斯林设法避免应征,而后卷入了冲突,而波斯尼亚北部的一部分塞尔维亚居民加入了在克罗地亚邻近地区打仗的民兵队伍。克罗地亚独立得到承认之后,南斯拉夫军队撤出,许多撤出的军队驻扎在波斯尼亚。军队随后被“遣散”,大量军火仍由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控制,许多“遣散”了的部队留在波斯尼亚,成为实际塞尔维亚当局的军队。穆斯林居民武装很差。

15. 特别报告员从各种来源得到大量证据说明非正规的准军事部队在种族清洗中、在犯下的战争罪行和其他违反人权事件中起了重要作用。准军事部队在冲突的各个方面积极活动。一些著名的准军事领导人犯有前科,有的使用职业雇佣军。有些团体很大,有数千人,在他们自己领导的紧密控制下运作。其他的则是一些小的帮伙,单独行动。

16. 这种团体的存在为政治领导人提供了有用的藉口,他们正寻找理由为他们实际上容忍的暴行和战争罪行开脱责任。另一方面,不偏不倚的观察家们同意,有些团伙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自由行动,有时政治领导人在确保他们的政策得以实施和决定得到尊重方面遇到相当大的困难。最近,出现了令人欢迎的迹象,最主要的一些准军事团体站到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一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克罗地亚社区接受控制,其办法或者是将他们并入正规军队或是迫使他们停止活动。

2. 塞尔维亚控制地区内的情况

17. 在特别报告员担任这项任务期间,他从受害人、证人和负有专责的国际监测员处收到大量的证据,叙说了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种族清洗情况。下面是根据在第二次任务期间从一些可靠资料来源得到的证词编写的报告摘要,它说明了塞尔维亚部队在处理普里耶多尔地区蓄意和有步骤的进行种族清洗的情况:

(a) 1992年4月30日, 来自巴尼亚卢卡的武装人员控制了普里耶多尔的战略地点。查验身份的活动就此开始, 理由据称是由于穆斯林人没有交出他们的武器。该地区被选出的负责人, 一位名叫Cehajic先生的穆斯林, 被迫在无线电台上发表一项声明, 指出政治权已经转移, 并呼吁所有人民不要反抗和交出武器。然后, 他被剥夺职务, 他的职位被一名塞尔维亚人取代。

(b) 接下来的一周中, 大多数穆斯林警察和军官交出了他们的武器。电视台和无线电台开始广播完全是来自贝尔格莱德的节目。警察检验身份的活动更为加强, 而Cehajic先生和他的工作人员受到拘留。武装人员的威胁事件增多了, 并且第一次出现有些穆斯林人受到殴打的事件。在5月后期, 穆斯林社区的许多领袖, 如教师、医生和宗教领袖的房屋遭到搜查, 而且本人被拘留。

(c) 在5月23日至25日间, 普里耶多尔南部的一个名称是Hambarine的村庄收到了一份最后通牒: 在上午11时以前必须交出所有武器。然后, 以一个塞尔维亚巡逻队遭到射击为理由, 这个村庄受到重炮的轰击, 并且坦克车也出现了, 并向房屋射击。村民逃往普里耶多尔。目击者说, 许多人死亡, 人数可能多至千人。

(d) 随后不久, 在5月26日, 27或28日, 普里耶多尔以东20公里处的穆斯林村Koxarac也遭遇到类似的命运。以在Hambarine村使用的同样的借口, 塞尔维亚以重炮轰击该镇, 然后再以坦克车和步兵发动攻击。有些村民预先对攻击作了准备, 挖掘护体, 少数人试图利用手边拥有的微弱火力来加以抵抗。这种对抗大约维持了七天。那些逃离该村的人, 包括妇女和儿童, 都被拘留在Karmina Omarska和Trnopolje营内。接下来发生了大批逮捕, 被逮捕人被装在巴士和卡车上运走。当地人口估计为15 000人, 据一些目击者说, 其中有许多人--可能多至5 000人--遭受到就地处决的命运。

(e) 在5月29日的夜间, 坦克车和步兵围绕着普里耶多尔设立据点, 所用的借口与在Hambarine和Koxarac村完全一样。当攻击开始, 有些村内的塞尔维亚人引领着坦克车到某些穆斯林人的家中, 要这些居民从房中出来显示他们的身份文件。许多出来的人立刻受到就地处决的命运。据目击者说, 在一条街上(Partisan 街) 大约有

二百人被处决,500百间房屋被摧毁。在这次攻击中,当地无线电台继续呼吁大家交出武器,可是穆斯林人没有发射一枚子弹。

(f) 炮火袭击到中午时停了下来;根据目击者说,一群极端分子--很可能是由半军事领袖 Arkan 控制下的一批人,开始处决平民。他们将受害者拖到街上,切断他们的喉管,被杀者的尸体然后被卡车运走,地下留下了一条血的痕迹。没有当场被杀的人被赶进一家旅馆中,在该处他们被赶进一个开往Omarska方向的车队中(见第31段)。其后,已经被破坏不堪的房舍就被推土机推平,他们的地基用新鲜的泥土遮盖。有间回教寺被摧毁。穆斯林的坟场被铲平。

(g) 7月中,普里耶多尔附近更多的村落受到攻击。在普里耶多尔以西五公里的两个村子,即 Bicanj 和Rokovcahi,受到重炮和迫击炮的攻击,随后受到坦克车和步兵攻击。许多人死亡,活下来的人送到Omarska和Keraterm。一个克罗地亚人的村子 Lubjia 也有许多伤亡,穆斯林村Vugovici-Selo在受到炮火和坦克车与步兵的攻击后也有许多伤亡。经过多次的搜索后Gornji Puharska的人口被迫离村,并且有些被就地处决;在该村中,回教寺遭受破坏引起的恐慌使得村民逃离他们的家,到其他的建筑物中躲藏,直到他们被安排离村为止;相对于其他村落的命运,该处的房舍很少受到摧毁。

(h) 在8月的后半月,为愿意离开普里耶多尔穆斯林人安排了两个车队。第一个车队约有500人。在装上卡车后朝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中部的Travnik方向驶去,在路上它与第二个车队会合,第二个车队装载了来自Kluj的Sanski Most两镇的同样数目的人。在旅途上某点,车队中男人,约20人,在他们妻儿的面前被就地处决。

(i) 在普里耶多尔的最后间回教寺和一个天主教堂大约在清晨1时被炸毁,两次爆炸的间隔约十分钟。

18. 特别报告员同许多种族清洗的受害者谈了话,特别是在Travnik、Karlovac和Posusje的难民收容中心和在Trnopolje的“转运”营中的难民谈话,一名来自Bosanski Petrovac南边的Resanovci村的目击者叙说了几个他10月初亲眼看到他的

村子遭受“清洗”时的几件处决事件,包括两位邻居在他们的房子纵火烧毁时活活烧死,一名穆斯林政党的地方领袖被近距离扫射机关枪扫成两半,以及3名亲戚的喉管被切断。他估计在两天的清洗中,60个人被杀,包括妇女和儿童。

19. 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塞尔维亚人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种族清洗,以将穆斯林、克罗地亚人和较小的族群逐出他们所控制的地区。在包括Banja Lukac以西的地区在内的一些这类地区,已经完成了大部分的种族清洗目标。很大一部分穆斯林和克罗地亚人都已离去或是监禁在各种拘留营中。其余的穆斯林和克罗地亚人口绝大多数只要有实际的可能,都会迫不及待地离开这些地区。在包括Banja Lukac本身在内的其他地区,相当多的穆斯林还没有外逃,其中有许多人尽管历尽苦难,仍旧没有放弃留在故乡的希望。另有一些地区,例如波斯尼亚中部居民多为穆斯林的Jajce市,在特别报告员执行了第二次任务返回后不久为塞尔维亚人所控制,这些地区正在全面进行种族清洗。

20. 塞尔维亚人控制下的地区所使用的种族清洗手段因时地而异。有些接受访问的人表示,他们是由于受到骚扰和歧视和感到恐惧而离去,并没有亲身经历或目睹任何暴行。事实上有些人表示是因为得到塞尔维亚友人或邻居出于同情的警告或是在他们协助下离去的。但是在另一些情况下,种族清洗是以极度残暴的方式进行的。

3. 政府和/或波斯尼亚克罗地亚控制地区内情况

21. 有关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塞尔维亚人的情况的资料是接受访问的Backa Topola、Bijeljina、Banja Lukac和贝尔格莱德附近的塞尔维亚难民以及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的塞尔维亚俘虏和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政府和克罗地亚控制地区有联系的国际观察员提供的。他们的证词表明,许多塞尔维亚难民外逃,不是因为受到穆斯林或塞尔维亚部队蓄意的虐待,而是因为无法忍受围城所带来的困苦。例如在Bijeljina接受访问的一名男子表示,他同一些邻居拿起武器反抗

波斯尼亚部队，但是由于战斗损失惨重而逃走。来自萨拉热窝的塞尔维亚难民表示，他们外逃的主要原因是被迫住在地下室，时时刻刻生活在忧惧中同时又缺粮食和水电。又有多项报导说，塞尔维亚部队警告一些城镇和乡村的塞尔维亚居民在针对穆斯林和克罗地亚人的种族清洗展开前逃走。鼓励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在塞尔维亚控制地区重新定居是符合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领导层的民族主义目标和政策的。

22. 威胁、任意拘留和虐待或折磨犯人等情事也是促使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塞尔维亚人外逃的原因。例如，一名来自萨拉热窝丈夫为塞尔维亚人的克罗地亚母亲说，穆斯林邻居告诉她，她的子女作为塞尔维亚人有可能遭到杀害。一名来自克罗地亚控制下的Mostar地区的老人被拘禁了好几个星期才获准离开。他在拘留期间曾遭到殴打，并被迫吞下点燃的香烟。这类虐待被拘留的塞尔维亚人的情事屡见不鲜。他的妻子和另几名来自同一村庄的妇女被驱逐到塞尔维亚控制下的地区。

23. 此外还有任意拘留塞尔维亚平民的情事。被拘留者的释放往往采取“交换俘虏”的方式。因此，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拘留的塞尔维亚人似乎至少有一部分是作为俘虏，以求换回为塞尔维亚人所持的穆斯林和克罗地亚人。例如，代表团获悉，8月18日在欧洲共同体监察员监督下在Stolic进行了一次交换。塞尔维亚部队交换了400人，全都是战斗员。克罗地亚部队也带来400人，其中大约300名为妇孺或老人。同样地，一些观察员也认为，将一些塞尔维亚人予以软禁或不准其离开某些村庄，事实上是将他们作为人质，以防止塞尔维亚人轰集平民聚居的地区。因此，所谓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塞尔维亚人以任意拘留作为种族清洗的手段而穆斯林和克罗地亚人任意拘留塞尔维亚人的行为则多半是对种族清洗作出的反应这种说法是有商榷余地的。

24. 确实曾有集体驱逐塞尔维亚人、即决处决塞尔维亚平民和夷平塞尔维亚村庄的情事。但是这种事件似乎并没有经常发生，无论如何绝对没有塞尔维亚控制地区那样普遍。据报目前为“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社区控制的地区发生了

几次烧毁塞尔维亚住房的事件,特别报告员并察看过Tomislavgrad附近一座烧毁了
的塞尔维亚村庄。最近作出了努力,以解散“Hos”——据称应对这类和其他恶行负
责的极端主义克罗地亚准军事部队,或是将其成员纳入正规军。据国际监察员说,从
那时以来就不再发生这类事件了。

25. 国际观察员告诉代表团说,在政府领土防卫部队和克罗地亚防卫委员会控
制之下的波斯尼亚中部地区,有两座塞尔维亚村庄遭到夷平。摧毁约有30所住户的
Ponihovo村的原因不详;但是据报较小的Zepce村是在居民向政府军开火后遭到夷平
的。

4. 毁坏宗教场址和强奸作为种族清洗的特征

26. 在这次冲突中,许多清真寺、教会和其他宗教场址,包括公墓和寺院都被毁
坏或亵渎。所有的宗教都遭到这种损坏,其中包括穆斯林、天主教、正教会、新教
各派和犹太教团。特别报告员访问全国各地时,特别为目前或过去塞尔维亚人控制
下的地区清真寺和天主教教堂的有系统破坏和亵渎感到痛心。有系统破坏这种圣址
暗示不只要驱逐穆斯林和天主教居民,而且也要消除他们居留的痕迹。只在巴尼亚
卢卡主教管区一个地区,天主教人士向特别报告员提供了12个全毁的教堂目录,另外
又增列25个被任意破坏的教堂。

27. 强奸是种族清洗的另一个可恶的特点。塞尔维亚人和穆斯林相互控诉对方
有系统强奸数千妇女,特别是她们在集中营的时候。这是一个易生争议的指控,一方
面因为这些指控是冲突的双方以煽动的方式散发,另一方面是因为必须把可能受害
人的道德和心理安宁放在所有其他考虑的之上。到目前为止,特别报告员及其代表
团还没有充分的机会仔细和彻底调查这些指控。但是,诸如联保部队民警(联合国民
警)、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专员办事处)和大赦国际等公正机构调
查的具体例子显示,在这次冲突中,强奸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而且,包括少女、
老妇和神职人员在内的受害人的身分和这些罪行发生的情况显示出,强奸是蓄意的,

它是对不幸的受害人象征的种族集团的轻蔑和仇恨的另一种表示。萨拉热窝的伊斯兰教士强调大规模和有系统强奸穆斯林妇女--许多是年轻妇女--是穆斯林居民苦难的最悲惨的一面。

B. 恣意扣留和虐待囚犯

1. 塞尔维亚控制地区内情况

28. 特别报告员只能有限度地进入监狱和塞尔维亚控制的波斯尼亚的拘禁场所。在他第一次任务期间,他们不准接触Manjaca军事监狱的囚犯。在他第二次任务期间,代表团获准访问波斯尼亚东北部Batcovic拘留设备。但是,想访问Prjedor附近拘留设备的代表团成员却不准进入这个地区。然而,许多资料取自访问刚从这个地区监狱释放出来的难民。这项资料证实了访问这个地区的其他国际代表团的结论,其中包括欧安会和法国特派团以及派代表访问以前坐监难民的各国政府所编写的报告。^c

29. 访问期间,Batcovic营包含了约1 000名囚犯,关在两个仓库式的建筑物。囚犯没有抱怨虐待,而且一般看来都很健康。但是,他们睡在没有暖气的通风的建筑物的地板草垫上面,冷天一到,生活条件就会变得无法忍受。

30. 根据以前囚犯的访问谈话,波斯尼亚北部其他监狱和拘留设备的情况只有更坏。Prijedor的一家叫Keraterm的陶瓷厂,被用来关押数百名来自Hambarine和Korarac的穆斯林村民。在第二次任务期间,代表团成员访问两名前囚犯,他们详细说明了七月间约有100名被机关枪打死,另有40名受伤。死伤都由特别警察用同一辆卡车运走,伤者无一人回来,使人担心他们也被杀。据目击者说,在以后的几天里,有一小批人被拉出来,排成一列,用机关枪射杀。他们估计这种场合被杀的有30至40人。其他消息来源透露,这些囚犯处刑据说是为主管这个设备的当地红十字会的一位联络官的兄弟战死Kozarac复仇。

31. 另一个主要关押Prijedor及其附近地区约3 000人的营设在奥马尔斯卡的

矿业综合建筑物内。它由奥马尔斯卡的民兵管理,审问由Prijedor的民兵主持。每天提供的伙食主要是面包、米饭和水。酷刑经常在与审问囚犯分开的一间特别建筑物里执行。有一位目击者报告说,囚犯为得到食物被迫在交叉火网中逃命。各种不同机构在不同时机访问若干目击者都同意,许多囚犯都在营里处死,而且政治领袖和专业人员尤其会被挑出处死。特别报告员访问的一位证人表示,每天早上平均都从拘禁室搬出四、五个囚犯尸体,他们由于殴打、营养不良和卫生条件太差和缺乏医疗而在夜里去世。囚犯也被关在住有约150人的房间里;如果营中关押的人的死亡率保持不变,那么每天死亡接近100人。另一个证人把死亡人数订得更高。这个营据说已经关闭,但是它所关过的许多被拘留者听说已移到其他拘留场所。

32. 曾被拘禁在Bileca和Sanski Most的囚犯也作证说,有杀害囚犯的事件发生。过去拘禁在Sanski Most的一名证人说,经过五天的拷问后,他被告知已判处死刑而带到一个树林中行刑。当时由于一名他认识的塞尔维亚军官干预,他才得以逃脱。曾被拘禁在Bileca的一名囚犯说,凡被押出审问的犯人返回时都有遭严刑拷打的迹象,有12名被审问的犯人一直没有返回。后来交换俘虏时,负责人表示该12名囚犯业已逃跑。

33. Manjaca集中营虽然没有获准前往特别报告员收到了有关该地状况的许多情报。多数来源表示该地被拘禁者约有4,000人,分住在原为马厩的大型开敞建筑物内。这一拘留设施最初使用的几个月之间生活条件特别恶劣。许多可靠来源提供了证据,显示当地发生严重营养不良,苛刻刑罚,严格管制用水,卫生条件不良,过度拥挤,缺少适当医疗,拷打囚犯等情况。自从8月间国际机构开始访问该集中营之后,生活条件稍有改善。

34. 这一设施的管理人员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军队官员,他表示其中囚犯都是战俘。但其他观察者认为囚犯之中多数可能根本没有携带过武器,他们被拘禁的原因只是由于他们的年龄和穆斯林背景使他们在塞尔维亚当局看来有可能成为战斗员。

35. Manjaca集中营管理方面告知特别报告员说,他们期望迟早能够交换俘虏。这一点说明了拘禁穆斯林和克多地亚平民在种族清洗方面的作用:那些毫无道理只由于人种关系被剥夺了自由的人只有在他们离开塞尔维亚所控制领土的条件下才能获释。几乎没有几个囚犯能在获释之后又返回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家。

2. 政府和/或波斯尼亚克罗地亚控制地区内的情况

36. 特别报告员在Zenica访问了一个由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管理的监狱。狱中一个特别区监禁了80名左右塞尔维亚人,据称是因为他们支持塞尔维亚民兵。但这些囚犯多数看来只是由于怀疑其种族背景而并非有实际支持塞尔维亚部队的任何具体证据而被拘禁。囚犯们主要担心的除了没有道理被拘禁之外就是狱卒时而在夜间殴打囚犯。饮食、医疗或生活条件方面没有抱怨,囚犯们表示,集中营主任公道讲理。原先被拘禁在Visoko。监狱的一些囚犯抱怨说他们遭受虐待,被迫挖掘壕沟。

37. 特别报告员访问Mostar期间前往一个在HVO控制下的监狱,会见了被拘禁的塞尔维亚平民。他们主要抱怨的是缺少户外运动,分别监禁在狱中男女牢房的夫妻缺少会面机会。一些女囚犯控诉在转移到监狱之前曾在集中营中被强奸。当以上指控向“黑塞哥维那—波斯尼亚克罗地亚社区”当局提出时,当局表示,集中营原来由HOS管理,但自从暴行发生后即被HVO关闭。

38. 访问的囚犯之中有一些是不愿离开家园农庄而拒绝被交换的平民。监狱当局表示,他们全部有嫌疑向该地区积极活动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民兵提供某种方式的支援。当局承认这些囚犯是被拘留“审问”,“黑塞哥维那—波斯尼亚的克罗地亚社区”没有运作的法院制度。决定拘禁对象和拘留时间长短的责任归属于警方或军事当局。情况表明,认真调查犯罪事实的工作根本不进行,甚至没有打算进行;多数囚犯被拘禁只是由于种族背景或至多由于他们居住的村庄或邻社发生了一些事故。

39. 特别报告员还访问了Tomislavgrad在野地劳动的近50名塞尔维亚囚犯。他们主要抱怨的也是囚犯们仅仅因为种族背景而被剥夺了自由,他们不知会被拘禁多长时间,没有任何办法证明他们的无辜。这些人同意住在一间学校内的这个拘留设施的负责人给予他们正当待遇,但有陌生人--可能是警方或民兵人员--有时夜间前来拷打囚犯。一个六十来岁的犯人显示他数日之前受严重拷打的伤痕。

C. 其他战争罪行

40. 如同战时会发生的情况一样,种族清洗、任意拘禁平民和虐待犯人都构成战争罪行和侵犯人权的行为。发生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亦构成侵犯人权罪和战争罪行的其他行为还包括即决处死平民、处死伤员、任意用军力攻击平民聚集区、攻击医院和不尊重红十字标志。

41. 任意炮击萨拉热窝,以致杀人无数,乃是众所周知的。除了使身体处于危险之外,炮击平民居住区和商业区和狙击手射击平民都会引起极严重的精神上和心理上的压力。双方均应负责的对关键性基本设施,包括对用水、卫生和电力系统的摧毁已经使生活条件退化了。由于缺乏医药供应物品,现有的医疗服务也都很原始。例如,时常发生在无全身麻醉的情况下进行重伤开刀手术。目前极缺取暖燃料;绝大多数的住宅都受损了(例如窗子破了),以致居民冬天受冻。人民高度依赖粮食救济,可是,运输救济物品的航机和运输队仍旧受到攻击,虽然早有协议应确保其安全。负责应确保救济工作安全进行的联保部队也受到攻击并已受到按比例要大于任何其他维持和平行动者的伤亡。特别报告员在其第二次任务期间内已注意到,同其1992年8月间第一次访问所见相比,萨拉热窝逐渐受到毁灭,其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精神面貌也在恶化之中。

42. 所有当事各方都犯了用军事力量对付萨拉热窝平民和救济任务。然而,我们必须铭记,事实上应负首要责任者应是塞尔维亚的部队,因为是他们采取了围困该城市的战术。一点不错,萨拉热窝只不过是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受到塞尔维

亚部队围困的各城中最大和最著名的。特别报告员代表团成员在其第一次任务期间内曾访问过当时仍在而且现在仍然受到围困的波斯尼亚西北部的Bihac狭谷地带。遭到塞尔维亚部队围困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东部城市包括Grazde 和 Srebrenica。受围困已有数月的波斯尼亚中部的Jajce城镇已于今年十月失陷给塞尔维亚部队。所有这些城市的共同经历基本上都一样,那就是,受国际人道主义法保护的平民人口中心、基本服务和设施,尤其是医院和教堂都遭受炮击;人道主义救济物品的运交受到干扰。

43. 自从特别报告员向人权委员会提出他的第一次报告以来,已收到越来越多的平民被即决处死的报告。上文曾概述有关在种族清洗时和拘禁处所内所犯下的处死的报告。所收到的报告还述及其他情况下的处死,特别是处死逃离其家园者或处死从拘留营获释后前往友军管制区途中的人们。

44. 在第二次任务期间内,代表团成员曾询问五名亲眼看到在这类情况下犯下处死行为的证人。以下为其证言摘要:

(a) 8月21日或其前后,证人们在受拘禁的Trnopolje营区分别登上四辆巴士,以前往穆斯林控制的波斯尼亚中部。在抵达Bamja之前,这些巴士会回上了另外六辆巴士;另加二辆警车护送此一车队。在Skander Vakuf以南,此一车队两度停下,以让塞尔维亚民兵和特别警察分隔不同年龄和性别的乘员。男性年青人和中年人被赶入两辆巴士,各载大约一百人。不久后,这两辆巴士停在一处深谷上边缘处,其下为一条河流或一条小溪。其中一辆巴士的乘员都下车,被命令形成两排,沿着深谷的边缘处跪下。他们遵命做好后,警察和民兵用机枪开火射杀他们。这三名证人能逃脱死刑乃是因为他们迅速越过峭壁边缘底下。从第二辆巴士下车的男人每三人一组,被带到该边缘处,头部受到无射距枪击。此一巴士上下来的两名证人也是因为跳下了峭壁而逃生,其中一人在落下时身受重伤。其后,警察和民兵从峭壁顶上对他们的身体开枪。

(b) 这些证人报告说曾在峭壁底下看到腐尸,这证明了过去发生过同样的处

决,也证实了其他的证人在其他日期就同一地点的同类处决情况的已公布的证言。

(c) 这五名证人在一周内全被拘捕并送到Banja Luka的一个医院,受到民兵卫兵的凌虐。他们在该医院看到一名据称杀了很多塞尔维亚人的穆斯林战士被打死的经过情况。

45. 9月间收到了一件有关塞尔维亚人平民被即决处死的报告。经过谈判曾导致一个协定,同意让受到塞尔维亚部队围困的Gorazde城的塞尔维亚人质离去。但是,穆斯林部队却攻击撤退他们的运输队;有100至200名平民,包括许多妇孺,均遭杀害。

46. 还证实了一件已投降的战斗员被处决的事件。一件由赫尔辛基观察组织出版的报告指出,5月15日,在波斯尼亚中部的Vlasic发生已向南斯拉夫国防军投降的来自Travnik的至少13名波斯尼亚士兵于夜间被即决处死。验尸报告指出,该13名有名有姓的男子的尸体上有证据显示暴力打击和近距离枪伤。两名存活的证人们曾作证叙述这些被害人如何在被迫在田地上爬行时被击毙,并且查明了负责部队。

47.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委员会)曾一再强调指出,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冲突当事各方必须尊重红十字标记。特别报告员曾亲自前往萨拉热窝的医院访问,见到了因遭炮击而引起的损害。有一件特别严重的事件,即载运给萨拉热窝的一所平民医院的医疗供应品的红十字委员会运输队遭受炮击,结果导致一名红十字委员会代表死亡,另外二人受伤。虽然这是迄今唯一的此类涉及人命的事件,可是,经常却发生对红十字委员会及其人员的威胁和骚扰,阻碍了它提供人道主义救济、找寻和传信给失踪者和离散的亲人以及鼓励尊重人道主义法律。

D. 人道主义危机

48. 波斯尼亚和黑山即将痛苦地面临由于种族清洗和战争造成的严重人道主义危机。波斯尼亚和黑山估计有四百万人口,对波斯尼亚和黑山的人道主义救济负有全责的难民专员办事处估计,由于营养不良或饥荒,加上御寒设备不足,今年冬天可

能会有10%的人死亡。死于这些因素的人数可能会远远超过目前死于战斗和种族清洗期间死亡的几千人。

49. 人道主义危机涉及各个方面。最直接受到影响的群体是流离失所的人、围困在市区的人特别是在拘留营中设法逃避种族清洗的人。特别报告员在第二次前往视察时能够观察到这场危机的所有方面：同他第一次视察时一样，他再次前往萨拉热窝；他视察了特拉夫尼克和波苏谢两地收容流离失所的人的收容中心，并且视察了Trnopolje一个供逃离波斯尼亚北部的人暂住的营区。

50. Trnopolje的营区目前聚集了3,600至4,000人，希望逃避塞尔维亚人的种族清洗，营中的居住条件令人感到震惊。今年10月，红十字委员会将1,560名拘留者从营中移往克罗地亚，作为释放所有被拘留平民的计划的一部分。但是，并非所有拘留者都已离开，而营中更挤满了两倍以上从附近村庄涌来的人，在穷途末路之下，认为拘留营是逃离塞尔维亚控制的领土的一条可能途径。在视察时，他看到3,600人挤在三栋建筑物和一些小房屋中，他们的住处肮脏不堪，不可言喻，睡在单薄的被单和布满跳蚤的稻草堆上，饮用污染的脏水和靠无可再少的面包生存。陪同特别报告员前往的医生发现上呼吸道感染的情况蔓延极为迅速，许多儿童和成人都患有腹泻，大多数都是饮用脏水和由于卫生条件极差造成的。患有疾病需要医疗的人，包括糖尿病和心脏病病人，都无法得到所需的药品。对管制营区的守卫感到恐惧是显而易见的事。

51. 有关当局指出，这个营区是“开放”营区，营内居住的人可随时离去。不过，他们逃到营区的理由就是要躲避附近城镇中对他们的生命和安全造成的危险。由于没有把营内的居民当成拘留者或难民，因此从国际机构得到的援助极为有限。特别报告员亲眼目睹这个地区遭到蹂躏破坏，许多房子被烧毁、村庄被夷平，他也收到有关波斯尼亚北部其他地点的营区的资料，显示有更多人可能也遭到相同的命运，但他至今尚无法前往视察。

52. 特别报告员也目睹了特拉夫尼克和波苏谢两地流离失所的人的收容中心令

人触目惊心的居住条件。在他视察时,人口19 000人的特拉夫尼克得收容14 000名流离失所的人。在亚伊采陷落之后,还有15 000名左右新逃来的难民。由于许多这些流离失所的人在他们的飞行时所遭到的残酷待遇(见第44段),他们抵达特拉夫尼克时除了身上的衣服之外,大都身无长物,其中许多人由于受伤,还需要医疗。虽然目前已经得到一些援助,特别是毛毯,但食物仍然极为欠缺。儿童每天只吃两顿,年龄稍大的儿童和成人只有一顿,而且食物的品质极为低劣。此外,由于流离失所的人涌来,并且由于战争以致农耕和供应路线中断,粮食匮乏,影响到这个地区的全部居民。在特拉夫尼克和波苏谢两地,大多数流离失所的人都暂时住在学校和其他并未预备作为住所之用的公共建筑物中。他们的住处拥挤不堪,成行地睡在教室和走廊的地板上。由于居住的人数庞大,卫生设施完全不够。在视察之后,特拉夫尼克和邻近村庄的伊斯兰教徒和克罗地亚人之间又发生战斗,对流离失所的人造成新的危险。

53. 特别报告员看到塞拉热窝在他8月视察之后又进一步遭到破坏,而且居民的生活和心理状况更形恶化。由于有关各方不准进行修理在他第一次视察时停供的水电并未恢复。派往修理电线的修理人员有90%都遭到狙击。救火人员前往扑灭炮弹引起的火灾,也时常遭到射击。食物越来越为匮乏,许多居民已有数月未曾吃到蔬菜和肉类。住房和取暖的燃料不足是目前最大的问题,当冬天来临时,这将很快会成为人命攸关的问题。对波斯尼亚其他受到围困的城市的条件所知不多,但极可能更为恶劣。

54. 根据难民专员办事处11月初提供的估计数字,来自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难民和失所人士达150万人。其中大约322 000人在塞尔维亚和黑山寻求庇护,400 000人逃到克罗地亚。因此,仍然留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失所波斯尼亚人大概有770 000人。由于战争和种族清洗行动继续不减退,失所人数继续在增加。

55. 失所人士中儿童占45%和老年人占30%。这两群人容易因营养不良和寒冷而健康受损害,也容易因被迫背井离乡和同家人分离而在心理上受害。

56. 难民专员办事处估计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各地有160万人需要援助。不过,冲突各方,特别是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方面,继续阻挠运送救济品。空运到萨拉热窝的救济品数量达不到维持380 000居民的指标,主要由于炮轰常常阻止救济飞机降落机场。从斯普利特到萨拉热窝的铺好路面的主要公路可以用来接触在波斯尼亚中央部分380 000需要救济的人,这条公路只断续地通行。最近几个星期里,一些救济车队被命令折回,其中至少一个车队曾经被炮轰。特别报告员在第二次视察期间到达Vitez,难民专员办事处在这里维持一个波斯尼亚中央区的救济品分发中心。他途中经过一条狭窄、没有铺路面的被称为“拯救通道”的山区道路。人们怀疑在整个冬天里将是否有可能维持此路畅通。而且,最近又出现新的障碍,即在特别报告员视察后几天,这条道路由于政府军队同波斯尼亚境内亚克罗地亚人的HVO民兵展开战斗而告封闭。

57. Caritas、Merhamet和Dobrotvor等三个当地救济组织在向需要者分发救济品方面发挥了宝贵的作用。外国非政府组织在提供迫切需要的救济品方面也作出了值得称赞的努力,虽然民间努力和难民专员办事处之间的较佳协调将会增加其效率。

58. 在塞尔维亚人控制下地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也是一个问题,虽然性质不同。在塞尔维亚人控制下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地区里估计有50 000失所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以及估计有来自克罗地亚的100 000塞尔维亚人难民。特别报告员有机会在Banja Luka区域会见一些塞尔维亚人难民。他们虽然经历艰苦,但生活条件远远好过在报告员视察过的穆斯林和克罗地亚收容中心的难民。在秘书长关于境内失所人士特别代表第二次视察期间,他也有机会同在Bijelina的失所人士和地方当局谈话。在那里他同一名塞尔维亚人难民面谈,当局把他安置住在一位在国外工作的穆斯林人的家里。在对情况作进一步调查后,秘书长代表得到的结论是,穆斯林人被用种种方法迫使离开那里,而他们的家则在未经他们同意下被用来收容塞尔维亚人难民。因此,以这种方法来安置塞尔维亚人难民是种族清洗的组成部分。

59. 在塞尔维亚人控制下地区的最严重问题是那些逃入也许被称为过渡营的人的命运,一般来说,这些人是种族清洗的受害者。他们有两重的需要:获得人道主义救济,包括粮食和医药救济,和保护免受暴力伤害。如上所述,暴力在这些地区里被用来作为种族清洗工具。由于地方官员和甚至据称致力于人道主义事业的当地机构的敌视,在给穆斯林和克罗地亚人分发人道主义援助方面也存在着严重困难。在一些城镇里,穆斯林和克罗地亚人被拒绝医药和医疗服务,粮食只分发给那些为塞尔维亚事业而战斗的人及其家庭。在普里耶多尔,当地红十字会人员被控诉不仅拒绝给穆斯林人分发粮食,而且还直接参加种族清洗行动。

60. 在满足这些人口的需要方面遭遇到明显而可畏的障碍。除非能够满足这些需要,将会继续丧失生命,在其他地区的人道主义危机将会恶化,而将会越来越难于为在波斯尼亚的战争设想出有体面的政治解决办法。

三、克罗地亚

61. 在他两次前往该国执行任务的期间,特别报告员曾经收到有关在克罗地亚共和国境内发生的许多违反人权的指控。

62. 特别是,特别报告员收到的情报显示,居住在克罗地亚共和国境内的少数民族的人权仍然易于受到侵犯。例如,若干代表塞尔维亚少数民族的组织声称,为取得克罗地亚公民资格的标准歧视原籍非克罗地亚民族。这些组织指控说,克罗地亚族裔自动取得公民资格,不论他过去住在何地,居住时间多久,而住在克罗地亚共和国境内的少数民族,尽管往往是长期居留,但经常被延误多达六个月之久,或者干脆拒绝给予公民资格。

63. 特别报告员在同内政部长会晤时,曾经对有关在政府管辖地区内发生歧视少数民族的报道,特别是对有关公民权的歧视作法表示关切。内政部长承认取得公民资格的过程确有问题,但宣称延误多达六个月是技术问题造成的,与歧视无关。他指出,申请被拒绝的3 000人都被准许对决定进行司法审查。

64. 尽管1991年通过、1992年4月修正的《人权和自由以及克罗地亚境内民族和族裔或少数民族权利宪法》所采行的现行法律体制保障所有克罗地亚公民均享有平等权利,但是特别报告员收到关于违反人权、同上述标准相抵触的情报。他已经收到相当多的案例,包括欧洲共同体监测团(欧共体监测团)和最近发表的欧安会报告提到的案例。骚扰的方法包括破坏和没收财产,任意逮捕、解雇以及口头和人身侵犯等。

65. 特别报告员还收到其他情报说,拿不到公民资格的少数族裔因而丧失了继续从事私业企业活动,拥有或出售地产以及免费接受中学和大学教育的权利。欧共体监测团对没收--要是不毁坏--属于斯普利特地区的少数族裔的房屋,表示关切,这项政策有时有步骤地进行。欧共体监测团对囚禁少数族裔表示关切,因为他们以前没有只是为了利用这些人包括妇女、儿童和老年人而在政治上或军事上参与交换战俘。

66. 此外,也收到关于塞尔维亚人在克罗地亚警方和军方收押时被施酷刑和虐待的报告。特别报告员收到斯普利特地区内证人所作的这类证词,其中包括一名塞尔维亚居民,他指出他在“毫无理由的情况下”,被逮捕,并被“注射麻醉药、受虐待”,和被关进监牢。他在换俘时被释放,但是他的私人财产包括他的公寓和现金储蓄均在被拘留时没收,至今没有归还,他被禁止返回斯普利特。

67. 当代表团成员巡视斯普利特时,他们访问了一名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裔居民,他已经因族裔背景而失业,并且继续受到威胁说,他的房子将被摧毁。这个人暂时被克罗地亚宪兵拘留,他说宪兵对他百般凌辱。他的遭遇对住在斯普利特地区的塞尔维亚人来说,司空见惯。

68. 特别报告员从最近发表的欧安会报告(1992年10月5日)获悉塞尔维亚人被任意逮捕。在所报告的大部分案件中,尽管证据不足,还是根据《克罗地亚刑法》第236(f)款指控塞尔维亚人“叛国”。还有报告说在克罗地亚军、警拘押时,发生塞尔维亚人被施酷刑和虐待的事情。斯普拉特附近的洛拉军事监狱经指出在这方面所

犯情节尤为严重。

69. 根据欧安会的报告,塞尔维亚知识分子的名字被列入通缉犯。名单在报章上公布,如果得知他们的下落,将被逮捕。此外,报告还对“依照《克罗地亚刑事法》第236(f)款”采取的法律行动表示关切,“至今已对20 000名塞尔维亚人采取行动,其中不少人是在缺席审判情况下受审的。”应当指出,特别报告员在他第一次的报告中对公布的克罗地亚公民名单表示关切,名单中注明他们的族裔背景,而且广泛散发,甚至公开出售。散发这类名单助长了整个社会的歧视和骚扰。据报成千上万的人因而丢掉工作。在这种情况下,特派团获悉塞尔维亚族裔在行使他们的政治权利、教育权利和领取养恤金权利时,受到歧视。(A/47/418-S/24516,第27段)。

70. 特别报告员关切的是:民族主义意识高涨,不仅使少数民族,而且也使批评现政府的克罗地亚人处境岌岌可危,从而威胁到人权。知识份子对此感受尤甚。由于政府对无线电和电视严加管制,使得这种现象益加严重。传播媒介的私营化进程也遭遇问题,从而使新闻自由受到限制。

71. 萨格勒布的塞尔维亚东正教教士报称,在克罗地亚共和国发生了几起破坏教堂财产的事件。特别报告员在同克罗地亚当局会谈时提出了这项问题,后者说,对于并非武装冲突所导致的毁损或破坏这种建筑的行动属刑事罪行,并将按此惩处。

72. 难民继续涌入克罗地亚共和国是它面临的特别严重问题。据难民专员办事处估计,克罗地亚境内约有难民631 000人。住在克罗地亚的许多难民生活情况艰苦,克罗地亚政府不愿接纳更多难民涌入。

73. 代表团成员考察了设在卡尔洛瓦茨和瓦拉日丁的两所难民中心。由于卡尔洛瓦茨难民中心用来作为转送他处的转运点,该处的难民人数变动不定。代表团注意到,尽管该中心的设施看来还算清洁,粮食和用水也够充裕,但没有足以抵御十月寒冷气候的暖气。难民大半是波斯尼亚的穆斯林男子。难民专员办事处认为尽管他们的身体还算十分健康,但心理上遭受了严重创伤。

74. 瓦拉日丁的难民情况比较令人担忧。三千多名难民主要住在已不再利用的

公用建筑内。代表团考察的一处拥挤不堪,不仅没有暖气而且欠缺基本卫生设备。也没有机会得到甚至最起码的医疗保健。许多难民申诉说,他们得不到正式的难民地位。对此,难民专员办事处证实,自从克罗地亚1992年7月13日决定,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难民不进行登记之后,该中心的难民已归入“未登记”类别。这种情况对援助会有影响,而且也引起保护问题。

75. 特别报告员获悉,有时穆斯林难民被送返,参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战斗。瓦拉日丁的一名难民陈述说,克罗地亚当局有一次午夜突击“兜捕”,把他和一辆卡车难民男子押解出境,送到波斯尼亚边界。后来,这名男难民被迫同波斯尼亚民兵一起战斗,尽管他希望离开冲突地区成为难民。接受面谈的这名证人无法回到瓦拉日丁。他对可能再发生“兜捕”感到恐惧。特别报告员向克罗地亚当局提出此一问题,后者承认,“兜捕”并非孤立事件,但说,只有罪犯才会被送回波斯尼亚边界。然而,这种事件任意发生,使人对提出的辩解感到怀疑。

76. 由于接纳更多难民将对克罗地亚共和国造成相当沉重的负担,目前,成千上万逃命的难民被禁止穿越边界。由于这个缘故,控制绝大部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克罗地亚交界地区的联保部队就不得限制难民进入联合国保护区(联保区)。在边界有许多流离失所的穆斯林被还回,其中有些人已经穿越了边界,包括已达兵役年龄的人,现在都被联保部队和克罗地亚当局送返。联保部队不得不违背不驱回原则,令人深感遗憾。

A. 联合国保护区(联保区)

77. 已在下列地区建立了联保区: 斯洛文尼亚西部(西区)、斯洛文尼亚东部(东区)和克拉基纳(北区和南区)。在联保区境内的大多数地区,实际上由塞尔维亚集团统治。在第二次考察期间,代表团成员考察了东区和南区。在这两处,联保部队和联合国民警在执行联合国维持和平计划时遭遇极其严重的困难,尤其是在民众非军事化、扫除该地区地雷和难民返乡等方面。

B. 联保南区

78. 南区是所谓“克拉伊纳共和国”的一部分,地方当局施行歧视办法。法院尚未适当运作,联保部队官员认为,当地警察差不多名存实亡。联合国工作人员负责收集有关谋杀、抢劫、劫掠和其他暴力犯罪行为的证据,这些行为常与种族清洗有关,使联合国工作人员感到非常关切。他们按照任务规定把这些证据交地方当局,但是,地方当局尽管没有公然表示不合作,然而,却不愿采取行动。联保部队官员说明,塞族民兵原应解除武装,但是,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只“更换制服”,常常在特种警察。边防警察或多用途旅主持下的部队工作。联保部队官员认为,在非军事化完成之前,他们无法保证希望返回家园的难民或留下的少数族裔人民的安全。

79. 许多人拼命逃离该地区。但是,在获得地方当局许可前,这些人常常被迫签署一项声明,表明是自愿离去的,因此,使他们的财产法律地位混淆不清,并且消灭了种族清洗的证据。联保部队对这些人的安全感到非常关切,并对空置房屋的分配和使用问题感到非常关切。

80. 特别报告员对于从发生大屠杀的比哈奇南部和东南部地区逃往联保南区的数以千计穆斯林的福祉感到特别关切。难民蜂涌逃亡主要由于一群塞族准军事部队的暴行所引起,这些部队自称由臭名昭著的阿尔干领导,阿尔干是以残暴著称的准军事部队领袖。难民逃往南区必经之路都经塞族准军事部队彻底搜查。根据可靠来源的消息,阿尔干仍然取得克宁地方当局的大力支持。联保部队官员认为,克宁当局战斗部队的武装人员总数可能达16 000人。

81. 特别报告员对于克拉伊纳区域的塞族部队使用恐怖主义行动手段的可能性感到关切。他在第二次访问时获悉,在克宁东南的佩鲁卡大水库情况恶劣,而且它位于尚待清除地雷的地区内。尽管联保部队现在已控制该水库,但是,欧安会一个报告表示,恐怕“克宁当局可能作出摧毁该水库的威胁,这样会造成环境灾害,并且危及

40 000至50 000人民的生命，”指住在达尔马提亚区域的人。该报告又说，泽穆尼克机场附近的火药库存在危险，“如果予以引爆，可以引致地震”，危害附近约135 000人民。

C. 联保西区和北区

82. 尽管特别报告员无法访问联保西区和北区，但是从联保部队官员方面获悉，北区一些从前流离失所的家庭已返回其本身的家园。可惜的是，这些官员认为这些情况是特例，他们对将来未感乐观。

D. 联保东区

83. 南区问题严重，东区也充满严重问题。塞族民兵常常以特警的名义重新整编。民兵和塞族地方当局继续进行种族清洗。尚未自愿离去的一些克罗地亚人、匈牙利人、乌克兰人和斯洛伐克人不断面对各种形式的胁迫，而且常常是极端的暴力手段。

84. 为求实现清除一切非塞族机制，天主教堂都被摧毁。从其他发生战事的地区而来的塞族难民被安置到逃难者空置的家园。尽管联保部队已派遣士兵驻守列为目标的家园，但是，不能保证受害家庭的安全，联保部队官员感到无力制止暴力行为。他们事实上无法使所有武装集团放下武器和争取仍然留下或表示希望返回的非塞族人民的人身安全。

85. 联保部队官员看到联保东区的饲料、收成谷物和牲口输往塞尔维亚，但是，他们认为，通过进口以补充供应的事例极为罕见。因此，联保部队很担心今年冬季可能广泛发生饥荒。

86. 特别报告员非常重视追查显然在1991年武科瓦尔陷落后失踪的约2 000至3 000人的下落。按照武科瓦尔目击者的证词，特别报告员在法医专家陪同下于第二次访问时找出一个可能是乱葬坑的地点，该地位于武科瓦尔附近的奥夫卡拉村东南约2

公里。在一块10米X30米的地上泥土有松浮迹象,发现四具骸骨局部露出地面。这是四个年青男子的骸骨,有因伤致死的痕迹。按照法医专家的看法,这些骸骨似乎是从乱葬坑而来,其中可能有更多尸体。这一发现很重要,因为它大体上证实了目击者所见,即1991年11月20日从武科瓦尔医院撤出克罗地亚病人时约有175人失踪。特别报告员要求联保部派人24小时保护该地,而一个国际小组已开始发掘该乱葬坑。这个小组还可以负责调查其他可能存在的地点。联合国民警的官员指出,这个地区至少有八个乱葬坑,但是,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调查。

87. 特别报告员已将上述情况告知最近按照安全理事会1992年10月6日第780(1992)号决议设立的专家委员会,并且认为应当在委员会范围内进一步调查此事。

四、塞尔维亚

88. 特别报告员在他头两次前去考察的时候,研究了塞尔维亚的一般人权情况以及少数人群和族裔的权利问题。他同联邦政府共和国政府的代表以及许许多多组织和政党的代表讨论了这些问题。对于塞尔维亚境内人权标准被遵守的情形,联邦当局和共和国当局的想法彼此大不相同。联邦政府承认情况远不满意,一个新成立的联邦人权和少数部正在采取步骤以谋改善。可是,联邦政府在这方面的权力和影响很有限,比不上构成联邦的那两个共和国即塞尔维亚和黑山共和国的政府的权力。塞尔维亚共和国的领导则坚持在其领土境内人权受到充分保护。

89. 可是,在法律规则和规范与这些标准的实际执行之间却存在着可观的差异。1992年4月27日颁布的《南斯拉夫联邦宪法》内载列了广泛的基本人权和自由。

90. 既没有以民主方式核定的宪法秩序,在一些政治当局方面又没有对于宪法作坚定的承诺,再加上没有有效的程序和机制以保护宪法所承认的人权和自由实是助成目前情况的两个因素。

91. 政治领袖紧紧控制政府,没有有效的节制与平衡办法的那种共产主义政府

制度的影响仍很强大。许多处所在种种伪装之下掌权的政治努力实际上是以前共产党的继承者。他们的政治目标虽经重新确定,行政和政治机构大部分仍操在过去掌权那般人的手中。因此可以说,统治一切的所谓优秀分子已经转过来采用民族主义口号,作为保其特别权地位和势力的一个手段。

92. 塞尔维亚人权情况也因近邻共和国中的武装冲突、境内的经济情况和没有有效的民主制度大受影响。所有这些因素都是互相依赖的。

93. 现代民主机关的建立未能取得比较迅速一点的进展,除了别的也是由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里的战争。欧安调查团指出,关于南斯拉夫原定于1992年5月31日举行的选举,“南斯拉夫的任何选举的是否公正,均将发生争论,若是敌对行动尚在继续进行…民族热情和缺乏民主进展,在人民头上笼罩一层消息虚假,彼此猜忌的迷雾的话。”

94. 经济衰落,物价飞涨、生活标准迅速下降,造成了一种普遍不满和日益紧张的气氛。还有一点也不可忘记,即塞尔维亚的黑山已从克罗地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斯洛文尼亚来了大约500 000难民。犯罪率迅速上升,在社会上大部分人中间造成一种恐惧不安的感觉。联合国根据宪章施加的制裁也对人民日常生活发生了影响。照官方宣传说,这种制裁是惩罚或敲诈。只有一些塞尔维亚民主团体公开承认,制裁加于塞尔维亚当局,是因为他们应负威胁该区域国际和平及安全的主要责任。

95. 自从以前的南斯拉夫之内开始发生敌对行动就已存在的新闻封锁,其影响所及远而且大。政府控制的电子媒介和报纸一直进行片面的民族主义宣传。官方媒介不遗余力地肆意鼓煽不容异己的政治斗争,结果就燃烧起仇恨的火滔。他们这样作,悍然无视了国际人权法禁止鼓吹民族、种族或宗教仇恨以致构成教唆歧视、敌对或暴力行动那条公认的规则。同时也要记得,在事态发展使该地区演成流血争斗的过程中,中立的电视台如“JUTEL”等,在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都被封闭,另外还有一些事例,新闻记者或被辞掉,或被申斥警告。

96. 人们看到,事实常被歪曲,资料出于虚造,有时捏造暴行或故意宣扬以助长

互相仇恨的空气。新闻媒体使用无礼、咒骂的称呼。各个国际机关的活动被虚妄地涂上与事实相反的容貌,制造出四方面围攻的空气。倾向民主的反对党派和人权运动很少机会接触到电视和无线电,把他们的意见告诉全体社会。

97. 塞尔维亚公民被剥夺了在一个民主社会里可以用来影响他们政府政策的有效手段。结果,塞尔维亚的一般人民成了他们不能影响的一种政策的牺牲。这就再次证实,在民主不发达的一个社会里,充分享受人权是不可能的。

98. 塞尔维亚境内的人权情况,特别是政治权利和自由的发展,对于整个区域的情况定将产生很大的影响。

A. KOSOVO(科索沃)

99. 特别报告员一开始就任即从南斯拉夫内外的许多来源收到令人警惕的报告,描述KOSOVO的紧张情势,特别是关于占人口多数的阿尔巴尼亚族人所受各种形式的歧视的报告。

100. 引起特别报告员注意的,最近几个主要问题之一,是关于阿尔巴尼亚人在劳工关系上所受的歧视。自从塞尔维亚政府于1990年7月5日接收KOSOVO的行政管辖以来,已有数以千计的,在政府和在国营企业工作的阿尔巴尼亚族人被解除职位,这些工作有很多已由来自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Montenegro)的工人取代。关于这一点,特别报告员手边有一份塞尔维亚社会主义共和国1990年3月30日的政府公报,其中载有一个关于在KOSOVO自治省建立和平、自由、民主和繁荣的方案。该方案执行计划第17段提到立即要从塞尔维亚和Montenegro送工人到KOSOVO去替换正在罢工的阿尔巴尼亚工人,这些工人后来被开除了。同一段还提到草拟方便在KOSOVO征聘塞尔维亚族和门的内哥罗族工人的法律。

101. 后来,塞尔维亚议会于1990年7月26日通过一个叫做“特殊情况”的关于劳工关系的法令。该法方便根据很随便的标准开除职位,同时允许征聘塞尔维亚人担任在KOSOVO的职位。阿尔巴尼亚族工人,在被雇以前或为了免于被开除,有义务在文

书上签名证明他们接受在KOSOVO的塞尔维亚当局所采取的政策及其他措施。根据特别报告员收到的许多报告,拒绝签的人不仅失去了工作,其中很多人还被赶出原来的寓所。由于塞尔维亚当局下令在公共场合使用塞尔维亚语和西里尔字母,许多工人因为坚持在工作时使用阿尔巴尼亚语而遭开除。

102. 应该注意到,在KOSOVO对阿尔巴尼亚族工人的大量歧视,抵触了南斯拉夫也是其缔约国之一的,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下列公约:《关于就业及职业歧视的公约》,1958(No.111);《结社自由及保护组织权公约》,1948(No.87);和《关于组织权及集体交涉权原则的应用的公约》,1949(No.98)。国际劳工组织的报告说KOSOVO的工厂已被拆下并移送到塞尔维亚。Glogova的纺织厂“Kuzla”和营造公司“Put”已遭关闭,机器已被送到塞尔维亚去。Jakovica的中央式电话系统已被拆下送离KOSOVO,但未装上替换系统。

103. 劳工组织还进一步将科索沃独立工会联合会向其提出的下列控拆副本提供给特别报告员:(a) 南斯拉夫当局拒绝接受该工会联合会申请注册;(b) 有关当局拒绝承认该工会联合会为在集体交涉进程里有利害关系的一当事方;(c) 属于该工会联合会成员的许多工人和工会职员以参加一次罢工和拒绝成为塞尔维亚工会成员为由,而遭开除。这些控诉目前正由劳工组织的有关机构加以审查。

104. 由于他们无法维持最低限度足够的生活,过去三年来已有30 000名以上的阿尔巴尼亚人决定离开KOSOVO。许多观察家担心,这种移动是塞尔维亚当局以各种方法挑起的,并将因而逐渐改变KOSOVO的民族人口组成。

105. 大量开除政策还影响到教育系统。由于数以千计的教员因为拒绝教塞尔维亚共和国于1990年制定的新课程而遭开除,阿尔巴尼亚族儿童已经逐渐失去受教育的机会。这不仅影响到中、小学,而且影响到大学。据估计,KOSOVO约有400 000名儿童已经约有两年没有上学,因为许多家长不同意其子女接受依照塞尔维亚课程进行的教育。特别报告员获悉,有些被开除的教授们提供开始私人教授,但据报有些时候警察会禁止学生们去上这些课程。

106. 一些阿尔巴尼亚团体报告称,有27 000名以上的教员自从1992年4月到现在没有拿到薪酬。据说有800名以上的大学教职员已被开除。据报仍有少数小学继续采用阿尔巴尼亚课程,但没有任何中学在教阿尔巴尼亚文。1992年10月12日,成千上万的阿尔巴尼亚人在Prishtina 和KOSOVO的其他城市游行示威一小时,要求在各级学校重建阿尔巴尼亚课程,而不要使用塞尔维亚当局所强迫的那一套。

107. 另一个严重的问题是新闻自由。虽然塞尔维亚当局通知特别报告员说阿尔巴尼亚族社区每天有15小时以上的无线电广播节目,并以阿尔巴尼亚文发行15种期刊;阿尔巴尼亚人所报告的是比此严格多的政策。依照阿尔巴尼亚人的报告,目前发行中的只有四种阿尔巴尼亚文期刊,即《Bujku》(每周5至6期)、《Shkendi ja》和《Fjala》(均属双周刊)、和《Zeri》(一周一期)。造成目前这种有限的情况还有一个因素,那就是整个印刷和销售系统均由政府当局控制着。关于阿尔巴尼亚语的广播节目,特别报告员从阿尔巴尼亚社区领导人得到的消息说,平均每天只有15分钟左右的阿尔巴尼亚语节目,主要组成部分系从塞尔维亚语的新闻节目翻译过来的。不过,偶而,特别是当有外国视察团来访的时候,阿尔巴尼亚语的广播节目便会延长。

108. 根据阿尔巴尼亚人的消息来源说,有296名阿尔巴尼亚人法官毫无理由被免职;并且任命了塞尔维亚人法官填补他们的空缺。除了这些任意免职的情事以外,还存在让人严重怀疑司法独立的情况。再者,阿尔巴尼亚人律师很难调查档案,这也威胁到司法行政的公正性。

109. 大赦国际最近报告说,有19个阿尔巴尼亚人被佩奇的地方法院根据《南斯拉夫刑法》第116条和136条起诉,罪名是“为采取敌对活动进行结社”和“破坏南斯拉夫的领土完整”,并且被判处1至7年的徒刑。报告指出,关于这些案件有许多缺陷,尤其关于律师在审判期间的作用更是漏洞百出。

110. 委员会收到许多关于在警察局内进行酷刑拷打以及警察对示威者、大学生和高中生采取残暴行为的指控。最常提到的不人道行为包括用橡皮警棍和枪托进行

殴打。对采取这种暴力行为的警察的控诉常常没有下文。

111. 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和医疗专家陪同特派团视察了普里斯蒂纳市监狱。在这个监狱里,审判前的拘留者与已经判刑最长达6个月的囚犯监禁在一起。有人指出,据说有严重不人道待遇的案件发生。在查阅了档案,包括医疗资料之后,特派团判断据称的非人道待遇的案件不大可能发生。

112. 他们还访问了科索沃各个城镇的25个见证人,这些人是1992年10月12日和13日群众示威反对关闭学校,被警察实行暴力驱散的受害者。他们的身上毫无例外多有严重的瘀伤,有些人身上还有严重的创伤,包括眼睛受到伤害。有人说,就计划中的示威已经按照规定7天以前通知当局,但是没有获得任何反应。因此根据法律,示威是获得合法的核可的。但是,当群众聚集时,警察在没有按照通常的作法发出驱散令以前,就用警棍大肆攻击示威者。有许多人受重伤,其中一些人必须送医院,其中有一人被打掉一个耳朵。有许多被逮捕的人尽管受伤仍然被拘留在警察局中。有些被逮捕的人在几小时之后获得释放,其他人则被立即审判并处以最长达60天的监禁。

113. 委员会还收到以下的指控:普里斯蒂纳医院的阿尔巴尼亚人医生被撤职,阿尔巴尼亚人病患受到歧视。医疗专家与特派团的其他成员访问了医院的成年住院病人。他们所碰到的医院工作人员显然是塞尔维亚人。但是,病人包括各族裔的病人以及医疗措施,从病例表上看来似乎并无不当之处。阿尔巴尼亚人病患告诉特派团成员说,他们从医院只获得第一次的服药,以后所有的药剂都是家属从阿尔巴尼亚人的药店买来送到医院的。医院工作人员证实了这一点,但是还不清楚是否对所有的病人都是这样的。医院的医生报告说,药品--抗生素、化疗及其他疗法所需的药品--非常缺乏,但是并没有到极端困难的地步,并且指出,这是制裁的后果。医院的医生还肯定说,阿尔巴尼亚人主要是依赖私人诊所,并且他们常常接到急诊的病例,这些急诊病例病情非常严重已非他们的有限设施所能解决。特派团认为,看来很明显,普里斯蒂纳的医疗问题,与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等其他方面一样,都受到阿

阿尔巴尼亚人和塞尔维亚当局之间存在着很深的猜疑的影响。

114. 委员会希望,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总理米兰·帕尼奇先生最近为了建立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和塞尔维亚人之间的对话,所采取的行动,将产生积极的成果。帕尼奇总理在与特别报告员会谈时表示,他愿意阻止侵犯人权和歧视阿尔巴尼亚人的情事发生。他还同意特别报告员的建议,即新闻媒介不应该夸张前南斯拉夫领土境内的紧张局势。但是,帕尼奇总理的作法遭到在科索沃很活跃的塞尔维亚极端分子集团的激烈反对。虽然大多数阿尔巴尼亚少数民族领导人目前普遍采取审慎和耐心的态度,但是,暴力行为很可能发生,其后果将不堪设想。大量的南斯拉夫军队驻在科索沃,最近的消息表明他们的人数正在增加。

B. 桑扎克

115. 不同的来源使特别报告员注意到桑扎克当前的危险局势。负责报告关于司法以外、速审速决或者任意处决情况的特别报告员在科索沃时,访问了这个地区,他发现,这个穆斯林、塞尔维亚和黑山人居住的地区一部分是在塞尔维亚共和国之内,一部分是在黑山共和国之内,这是一个有潜在冲突的地方。桑扎克的人权状况在很大的程度上受到前南斯拉夫许多其他地区的同样因素的影响: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战争、一只强大的准军事和军事力量的驻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上升、执法机关缺乏效率、经济危机、消息封锁以及难民的涌入。

116. 尽管桑扎克的许多地区看来有容忍的气氛,包括在某种程度上的新帕扎尔,在邻接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地区,也有人使用种族大清洗的老办法,在普莱夫列、普里那波列、普里博伊和别洛波列等城市,属于穆斯林的房屋和商店被烧毁,清真寺也被恐怖分子的攻击所摧毁。这些行为一律都采取在建筑物内放置炸弹的方式。根据联邦当局的说法,“除了炸弹和放火烧,某些极端的民族帮派还进行一些活动--或者更确切地说,那些党派的极端成员施加了压力,用言语威胁和公开要求的方式--迫使穆斯林人离开”。他们也报道,已经采取了某些措施来阻止这个状况,包括

逮捕若干嫌疑犯并且加强警察力量。黑山内政部目前正调查公共秩序受到威胁的一些地方,包括普莱夫列在内的十一名警官。人们只能希望,这些措施证明是有效的。然而,目前在穆斯林人口当中有一种与日俱增的不安全感,导致了大规模的迁移:据报估计有70 000个穆斯林人自从冲突开始以来已经离开了该地区。

117. 特别报告员对于10月发生的一些惊人事件特别感到震惊,包括劫持和任意杀害穆斯林人。有一个这类事件牵涉到劫持和甚至处决了Sjeverin村庄的17个居民。联邦当局告诉特别报告员,他们已经采取步骤调查该案件,并且阻止这类事件在未来发生。

118. 特派团成员在访问桑扎克时,同地方当局、非政府组织、政党和宗教团体代表会面。他们得到各种各样的资料并且面临了不同的意见,但是没有机会核查有关侵犯人权的一些指控。遗憾的是,虚假和夸大的资料经常被用来达到政治目的。特别报告员相信,在桑扎克地区部署永久性的欧安会代表团,将能够获得有关桑扎克人权状况的真实而公正的资料。

119. 很显然,虽然许多穆斯林人和塞尔维亚人继续在桑扎克和平共处,虽然地方当局和联邦当局也显示了容忍的迹象,由于军方、塞尔维亚共和国当局或某些政治领袖的态度,不能排除暴行的爆发。

C. 伏伊伏丁那

120. 当特别报告员在科索沃时,主管内部流离失所人的秘书长代表访问了伏伊伏丁那,他在那里会见了联邦人权与少数民族部、塞尔维亚难民委员会、塞尔维亚红十字会的代表、苏博蒂察市市长、以及匈牙利人、克罗地亚人、斯洛伐克人、乌克兰人和罗马尼亚人组织的代表。他也访问了一个难民营并且约谈了来自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的难民。

121. 伏伊伏丁那在传统上是一个农业富裕而种族复杂的地区。人口是由塞尔维亚人、匈牙利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伐克人组成。较小的少数民族,包括日耳曼

人、罗马尼亚人、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构成大约人口的百分之十七。

122. 1991年以来,伏伊伏丁那同时制造和接到为数庞大的难民。第一次大迁移是同1991年对抗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的战争同时发生,难民包括不愿意同塞尔维亚人并肩作战以反对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独立的一大部分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匈牙利人和其他人。1991年的战争也引起了第一次难民潮,他们是逃避在克罗地亚对塞尔维亚人的战争和歧视。

123. 恰与克罗地亚邻近地区爆发战斗和塞尔维亚难民涌入同时发生的,还有Vojvodina境内对非塞族人的骚扰与暴力事件大增,这些事件包括强奸、枪击、死亡,威胁,炸毁家屋、教堂和强制逐出。联邦政府在一份最近向人权委员会提出的特别报告中指出“为了自己和家属生命安全而出逃的人中,有些人到达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时携带了武器决心重新建立家园,并为达到目的,不惜使用武力牺牲非塞尔维亚人(即克罗地亚及其他人)的利益,认为非塞尔维亚人即是“敌人”。报告中指出,以Hrtkovici为例,1992年5月在该地安置了500个难民家庭,其中包括350名前军人。该处即发生了一场恐吓和骚扰的风潮,到处殴打,造成一人死亡,600名逃到克罗地亚的难民离去。政府指出,塞尔维亚内政部已开始调查以确定这些事件中是否有当地当局的涉入,同时查获了大量武器和炸药,一些个人已被控以刑事罪名,罪名包括凶杀,非法使用或持有武器或炸药,以及“妨害他国人士的自由及权利罪”。但鉴于警察及法院日益受到塞尔维亚人控制,其公正性和保护少数民族权利的承诺已受人质疑。在Vojvodina的《克罗地亚民主联盟》报导,在该组织领导人家屋被投掷炸弹的案件中,被定罪的人犯只判了三及四个月的监禁。

124. Novi Slankamen镇也发生了许多起暴力事件。一个克罗地亚文化中心被毁,一所罗马天主教教堂遭破坏。1991年,若干克罗地亚人家屋遭机枪射击或爆炸,一人被强奸,数人受到殴打或威胁。在Somber市,1991年12月31日到1992年1月1日夜間一所教堂遭爆炸破坏,两夜后,两个克罗地亚餐馆和一个克罗地亚政党领导人的家屋遭爆炸破坏。准军事领导人Arkan在当地广播电台中宣告了这些罪行。当地的克

罗地亚族人受到警告必须在某一日期前搬离该地,否则有生命危险。在Subotica,匈牙利人是最大的族裔,自1991年开始,许多宗教地点频遭攻击或破坏。大教堂被爆炸;一所宗教学校遭到纵火未遂;Bac的一所已列为文化保护建筑的修道院曾三度遭到攻击和破坏;一些教堂亦遭损坏。

125. 地方当局和政治领导人与代表团会面时指出,估计有90 000名克罗地亚人、匈牙利人和其他少数族裔逃往Vojvodina。在波斯尼亚还有更多的难民为逃避战乱和歧视,将逃到该地。安置难民的工作将由塞尔维亚共和国难民委员会负责协调,并通过一项计划,规定每一地点安置难民的人数。有些情况下,分派到Vojvodina内各地的难民人数较原居地人数90%还多。

126. 地方当局和政治领导人向代表团表示被安排到Vojvodina的难民人数,与塞尔维亚全部难民总数相较中已超出了比率。由于难民涌入造成的经济困难,再加上联合国施加经济禁运和农业歉收,造成了对塞尔维亚难民的厌憎。经济仍然大致在公共控制下,与代表团会谈的族裔领导人说,为使塞尔维亚难民就业而解雇非塞族人是一个大问题。在某些情况下,工人参加政治活动或未向兵役处报到即可成被解雇的理由。一般而言,大部分非塞裔的少数民族害怕难民的安置变成长期居留,没收那些被迫出逃者的财产以及担心该区的政治自治和传统文化遭到进一步削弱。

127. 来自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难民潮,其中大部分是塞尔维亚人,其影响只有在过去几年内的某些政治发展的构架内才能充分看出。根据1974年《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宪法》,Vojvodina,如同Kosovo一样,是一个“自治省”。1987年,塞尔维亚的共产党领导展开一项塞尔维亚“统一”运动,即将两个自治省充分结合入共和国。1990年,这项运动最后达成了《塞尔维亚共和国宪法》的修正案,取消了两个省的自治地位。

128. 虽然构成Vojvodina大多数人的非塞尔维亚族裔,现在失去了他们作为自治的省自治权利,但他们仍然控制许多地方政府的选举席位。因此他们害怕塞尔维亚难民的大量涌入是可以理解的,而经由法律使这些难民取得公民权和政治权利是进

一步削减该地区传统居民的自治权利的战略的一部分。根据第二次特派团在Vojvodina访问各族裔团体代表得到的资料,自1990年后,许多塞族人被指派到非选举的位置,特别是警察和司法机构的位置上。这在随着种族清洗的暴力事件日增的情况下,大大增加了非塞族人的不安全感。

五、结 论

A. 违反法律义务和其他承诺

129. 以上各章说明特别报告员第一次和第二次访问前南斯拉夫领土期间发生的违反人权事件的性质与范围。这些违反事件违背了国际人权法中若干最基本的规定,包括《世界人权宣言》第三条、第五条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六条、第七条所揭示的有义务尊重生命权利、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侮辱性待遇。这些权利具有绝对法的地位;对所有冲突当事方具有约束力,在任何情况下或以任何理由,即使在战时,都不能予以剥夺。

130. 以上所述侵犯人权事件也构成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特别是1949年8月12日《日内瓦四公约》^a共有的第三条;该条规定:

(一) 不实际参加战事之人员,包括放下武器之武装部队人员及因病、伤、拘留,或其他原因而失去战斗力之人员在内,在一切情况下应予以人道待遇,不得基于种族、肤色、宗教或信仰、性别、出身或财力或其他类似标准而有所歧视。

“因此,对于上述人员,不论何时何地,不得有下列行为:

甲. 对生命与人身施以暴力,特别如各种谋杀、残伤肢体、虐待及酷刑;

乙. 作为人质;

丙. 损害个人尊严,特别如侮辱与降低身份的待遇;

丁. 未经具有文明人类所认为必需之司法保障的正规组织之法庭之宣判,而遽行判罪及执行死刑。”

131. 同样地,特别报告员看到广泛发生故意破坏国际人道主义法规则的事,这些规则禁止强迫平民迁移,禁止“对构成一个地方文化和精神遗产的历史古迹、艺术品、宗教地采取敌对行动”(《日内瓦公约第二附加议定书》第十六条和十七条)。

132. 特别报告员因此结论认为,种族清洗政策的内容是国际人道权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所明文禁止的。

133. 以上各章所举出的资料也毫无疑问地表明,各方完全没有遵守在伦敦和日内瓦几次庄严协议中所作的承诺。特别应当指出,各方曾在1992年5月22日红十字委员会主持下协议遵守1949年8月的《日内瓦四公约》,尤其是其中共有的第三条以及各方在1992年8月27日签字于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会议通过的《人道主义问题行动方案》,各方在该方案中同意:

- (a) 遵守《日内瓦四公约》和《议定书》;
- (b) “作出或命令作出严重违反行为的人应负个人责任”;
- (c) “对其区内的不守法纪分子充分行使权威”;
- (d) “应让难民和流离失所人士自愿、安全地返回原籍地”;

(e) “一切迫迁的做法、一切形式的骚扰、羞辱或恐吓、没收和毁环财产、一切参与种族清洗做法的行为,都令人发指,应立即停止”。

B. 结论和建议

134. 在特别报告员于1992年8月和10月第一次至第二次访问的期间,种族清洗仍在继续,在有的区域更有所恶化。任意处决、对住宅和宗教地点的恐怖攻击,以及绑架人质,都在继续,主要是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但也在联合国保护区发生。受害人主要是穆斯林和克罗地亚平民。

135. 种族清洗的继续不断,是故意要制造既成事实,这是那些实行种族清洗并从中获利的人公然蔑视他们所签过字的承诺。这种政策的继续,是认定国际社会没有

能力或不愿意强制要求遵守在联合国主持下庄严签订的协定,从而破坏了国际机构的信誉和权威。国际社会不能够让伦敦协定和日内瓦不协定断地有计划地被忽视和违反。

136. 塞尔维亚人当局事实上控制着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联合国保护区的若干领土,对当地进行的种族情况政策应负主要责任。南斯拉夫国防军指挥官和塞尔维亚共和国政治领导人也应当为这一政策共同负责,没有他们的积极支持,种族清洗政策不可能一直继续到现在。

137. 在科索沃、伏伊伏丁那、桑扎克、阿尔巴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匈牙利人、穆斯林和其他少数民族都受到歧视。有的时候会使用有种族清洗特征的暴力方法,暴力(包括武装冲突)确实有蔓延至这些区域的危险。

138. 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控制的领土内,对塞尔维亚人的歧视和严重违反人权事件也有发生,而在波斯尼亚克罗地亚人控制的领土内发生得稍多。有时候这些违反行为是报复塞尔维亚人的种族清洗,但是这绝不能成为侵害无辜人的权利的借口或理由。

139. 在克罗地亚也有歧视和其他侵害人权事件特别是对塞尔维亚人,使塞尔维亚人感到不安全和被迫害。

140.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战争罪行确已发生。需要进一步调查,以确定这种行为所达程度并查出肇事人员,以便斟酌情况由国际法庭予以起诉。在这方面,特别报告员打算将他掌握的一切有关资料提交安全理事会第780(1992)号决议所设专家委员会,并建议专家委员会必须获得所有有关方面的一切必要支持。

141. 在目前仍然进行种族清洗的地区,必须采取更有效步骤制止这种做法。特别报告员在第一次报告中建议扩大联保部队的任务,以包括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并包括防止侵犯人权事件(A/47/418-S/24516,第63段)。安全理事会后来决定扩大联保部队的任务,但是关于联保部队在防止种族清洗所体现的各种严重侵犯人权事件方面的任务规定仍有不明之处。

142. 如能保证流离失所者的安全并向他们提供足够的粮食和适当的医疗照顾,大量的流离失所者就不必到国外逃难。必不可少的一点是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迅速建立安全区,并应考虑扩大联保部队在这方面的任务。

143. 现需立即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拯救濒临死亡危险的人、特别是由于波斯尼亚北部拘留和押解设施的不人道情况而濒临死亡危险的人的生命。在这方面,特别报告员敦促所有具备这种能力的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合作,向这种人员提供庇护或临时避难所,以便利他们立即获释并撤到安全的地方。

144. 国际社会不应默许种族清洗所造成的人口改变。在这方面,特别报告员建议重申和保障难民和流离失所者回国的权利。

145. 同样,应作出一切必要的努力,立即打开人道主义救济的通道,使住在被围困的城市和地区数以万计的人民免于近在眼前的死亡。

146.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的冲突不是一场宗教的冲突,而是某些民族主义集团和派系为了牟取自己的政治和物质利益而挑起的一场冲突。必须积极促进人权,借以对搞这场冲突背后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为了充分实现人权,必须展开一个深刻而广大的民主化进程,首先是在塞尔维亚展开。为此目的,特别报告员建议国际社会向各个以民主为目标的集团提供适当的支持和援助。

147. 特别报告在第一次报告(A/47/418-S/24516,第68段)中指出新闻媒介的反面作用在于散布煽动性资料和假的宣传,因而促成互相仇视和怀有偏见的气氛,这种气氛替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的冲突火上加油。在这方面,特别报告员谨重申他以前提出的建议,即成立一个独立的国际机构,向前南斯拉夫全境提供客观的新闻报道。他还建议向独立的、以民主为目标的国内报刊和新闻媒介提供适当的物质和技术援助。

148. 为了能够切实响应需要继续经常调查严重侵犯人权事件并与前南斯拉夫境内有关的国家当局和国际机构保持更密的联系和合作,特别报告员认为必须在前南

斯拉夫境内设置少数人权监测员,归他指挥,并要求作出必要的安排。

注

a E/CN.4/1992/S-1/9和10。

b “黑塞-波斯尼亚的克罗地亚人社区”是自行宣布成立的一个“自治单位”,位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西南部,当地人口有一大部分是克罗地亚族裔的人。以博班先生为首的政治领导机构设在格鲁德。“黑塞-波斯尼亚的克罗地亚人社区”显然得到“克罗地亚人防御委员会”(一支民兵部队,以其缩写HVO著称)至少大部分成员效忠,有独立的立法机构。它表明支持设在萨拉热窝的公认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但与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单独进行谈判。最近HVO与效忠政府的部队(领土防御委员会,亦称“绿帽军”,或用缩写“TO”)发生战斗。

c 挪威、斯洛文尼亚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根据难民访问记编写的报告已提交特别报告员。

d 见联合国《条约汇编》,第75卷。

e 同上,第1125卷。

- - - - -